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〇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2525/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9.8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 5333 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〇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二)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芝山房稿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鷄土集詩二卷文四卷

〔明〕劉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萬曆二十八年劉鶴冲重修本

青峰先生存稿八卷

〔明〕汪柏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汪逢源等刻本

三九五

五〇四

白華樓藏稿十一卷續稿十
五卷吟稿十卷玉芝山房
稿二十二卷耄年錄九卷

(二)

〔明〕茅坤撰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中央民族大學
圖書館藏明嘉靖萬曆間遞刻本玉
芝山房稿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明萬曆十六年刻本耄年錄上海圖
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華樓藏
稿十一卷續稿十五卷吟稿八
卷玉芝山房稿二十二卷耄年
錄七卷》提要

玉芝山房稿引

玉芝山房者予以萬曆壬午移家練
溪所卜築讀書處且芝秀於其庭而
因以名之者也嘉靖年間長兒積嘗
刻白華樓藏稿若干卷屬大中丞王
敬所公序之矣後二十年仲兒縉舉
進士以行役來歸復倒故篋得續稿
若干卷已而又得吟稿若干卷懼漸
或散失竝序而刻之甲申以來四五
年間又時時不能盡謝客所請或及
移書而過者亦時稍稍隨手報復且
老而從客飲輒醉醉則狂歌不自持
起而濡墨以題投之廢簾中近發之
又共得詩文若干卷貢兒復請刻之

予笑顧謂曰文不能本之道以求六籍者之至而詩非古所稱言志大較特於盃酒間宴酣淋漓相爲色澤譬之蟲鳥之鳴春與秋焉而已耳惡用是覆瓿爲也曩已誤矣其可再乎或曰古人以著簪敝屨不忍遺姑聽其刻而副之家乘以遺子若孫者之覽

曙云時

萬曆戊子夏四月朔日鹿門山人茅坤書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目錄書

與俞瑞洛節推書

與顧甥傲韋侍御書

與李濟南書

與許南台大叅書

與房侍御書

與周山泉通叅書

與王工部書

與黃內翰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趙特峯郡守書

與徐吳江書

與王會泉憲副書

與鄭雲石睦州書

與張元洲太宰書

酬蕭洋安書

與徐吾溪大叅書

與陳大酉理刑書

與蕭少府書

與大同胡中丞書

與莊陽山方伯書

再與陽山方伯書

與劉幼川按察書

與羅文洲比部書

與揚州李司理書

與趙麟陽中丞書

太玉芝山房稿卷之一

與溫州潘司理書

與少司寇姜鳳阿書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目錄

玉芝山房稿卷之一

歸安茅坤 順甫 著

同邑陳曼年庚老 校

書

與俞瑞洛節推書

言別來忽已深秋矣公之愷悌之德廉白之操
猷鞠之政日與若之水相爲洋溢於州郡齒錯
之壤而僕之所得以飲其餘澤者朝且夕也特
年已衰遲不能時時相從耳聞毅所公近於城

太玉芝山房稿卷之一

南煙雨樓別增臺榭星羅棋置遂使秀州之勝
甲東南而封以內及客遊而過者之縉紳大夫
騷人墨子日得以共問里長老相爲沈酣歌詠
其間僕曩嘗辱毅所公約爲攜壺過之適東入
雲間於今猶夢思未及也公肯爲我申之否乎
且歐陽公醉翁與豐樂二亭其當時賓客雖已
散絲竹雖已沒而郡二千石之風流文物與滁
陽瑯琊之勝猶獲碑之名山載之青史於今猶
膾炙人口爛然若日星者蓋有以也毅所公得

無情乎白鴈丹楓此其時矣敢爲書候并煩轉達如何如何

與顧甥警章侍御書

雷道士三齊間澹宕之士不冠不履特以賣藥遨遊山水間然人或以其病瘳也而遺之以金則笑而不受受之者當糧絕時亦間有之稍餘或遇他貧乏而餓者過則又與之矣卽人或遺之以衣與襪寒者過則又與之矣吾嘗欲結一茅庵以棲之且與之共爲棊酒徜徉焉以老而

八書山房集卷之二

二

三

夜來甥偶語及且欲以近築文昌祠臥其瓢與藥囊焉古人所稱物外司馬當亦近之矣謹遣童子導之左右其人似習內外丹而稍或得其熊經鳥伸之術者第吾猶不免詩文典籍之好間叩之彼或厭焉而不以語也甥倘及與之習靜而息機久之彼當有以語甥甥且爲我轉相授受亦可也如何如何

與李濟南書

公海內名流也僕以疎慵之資衰遲之年本不

當犯古人未同之戒輕爲通書於下執事者之側顧自憐束髮來惟誦繙衣詠白駒區區好賢之私誠太史公所謂不勝嚮往而願爲執鞭者况兒繙繹褐獲爲下吏稍稍聞公左提右挈而斧藻之譬之癭木也而飾之爲文几輦石也而席之爲連城近讀兒曹所錄寄公之批荅縣牒與一切教戒處其所曲爲鼓鑄而訓誨之者德同天地恩竝師保誠所當鑒之心腎而銘之肺腑者雲間繙紳士大夫抑頗有二三知己欲爲僕移書左右且以兒曹託之卽如敝郡陳俊梅公祖言之屢矣而僕猶皇恐未敢請者懼蒙譴也豈謂公之知愛又已出於非望之外而其情且如江如海者爲此匍匐感激茲特具書陳謝伏惟公憐兒曹材質雖劣頗知嚮上其事父兄也稍習孝友其事公及他使君也必不敢不忠敬第慮其平生以潔白自將而或近於隘以愛民自好而或不諳夫時萬惟我公始終明德厚爲督策倘及如仲尼所稱獲上而治民勉爲寡

過不至竊祿以貽地方之誚也生不能報沒不敢忘矣

與許南台大叅書

僕無似辱公由令海寧而推北關而督鹽運數於西湖山水間獲瞻冠蓋膝樽俎公數以國士寵僕而僕抑自忘其陋間亦從公吐肝膈傾心腎殆幾幾乎古所稱王貢之交者是已累數年來公既讀禮山中而僕日以衰暮偃仰一室無絲附鴻鴈之翰遺之以音然而公之廉白之操

八達山集卷之二

四

書

忠信之德愷悌之政譬之穆風泠泠然常濯日星泛琴瑟而不忘神解者惟願公使節再臨浙上而無從也近以緒兒所從章丘遣使南還稍聞公且出叅山東而縉釋褐爲吏又復從事幕府之末矣使不知僕附公綰帶交而嘔嘔焉樂語公之下車輒辱物色而與進之公得無憐僕生平竊以其爲通家子也而骨肉之乎抑亦絲兒曹之領印綬也頗及效職茲土而與之乎不勝抱憾益增嚮往茲特具書一以陳謝厚愛一

以仰申寥闊然而僕雖不及侍長者之側緝獲從簿書間旦夕我公願公如覩衰遲也傳曰嘉其善而矜其不能萬惟我公無忘襟帶焉嗟乎以駑駘之啓路也而獲騁轡於千里之驟裏以鷦鷯之颺羽也而獲搏風於九霄之鸞鵠正所謂百年一時已北望泰山無任瞻戀之至

與房侍御書

八達山集卷之二

五

書

僕間嘗爲書以獻下執事又不能自通也行且託德清令君牒以聞而德清令君皇怖不敢或傳公之按州郡也郡二千石以上蒲伏不敢出聲氣故時一切鄉大夫關說者並不得行雖以僕之區區亦途齟齬投之篋中矣累數月來使節嚮往語所謂山嶽且震不寒而栗者僕兒時聞山陰蕭靜菴風概略相似耳雖然公倘聞漢舊不疑所關說暴公子者抑亦肯俯採之否乎方漢武帝以幪巾赭衣之盜平天下故特出直指使者持繡斧擊州郡雋生猶曰太柔則廢太剛則折願威行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未終

天祿暴勝之卒爲霽威而兩人者功名並垂竹帛於今爛然也公得無意乎國家所升沈天下學校之權屬督學使諸督學使所當十三省惟浙爲最難豫章及閩州次之所當直隸惟南爲最難比次之何者縉紳學士之起家者衆其所亟子弟者什之九所能嘿而聽者什之一况諸生羣而橫議羣而郵口譬則稷下之士談天雕龍而炙轂者此其大較也僕竊謂督學使與漢直指不同直指所按擊者羣盜不得不盛蒐羅

六事山泉通叅書

太

七

却請謁而督學使所領者博士弟子耳古者春日視學秋日行刑蓋有以也請公於法行後稍從寬姑爲浮沈一二其間如暴公稍爲霽威故事茲亦僕所借雋生以獻者已如何如何且按南直隸故時高才生往往擯遺不以與試已而不得已特爲博收遺才故一時高第亦往往於中出也願公倣平津侯盛開東閣以招天下俊乂之士抱九九者不以置令魴鱖竝點額於龍門駑駘亦騁轡於冀野固僕之惓惓也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伏惟垂納去秋所移書而沈篋中者併上庶見鄙懷耿耿云

與周山泉通叅書

公之拂衣南歸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系欬太息者而僕特甚間讀傳記至賢人君子沈鬱下寮甚且伏跡巖壑處未嘗不廢書而歎况公之文章道德與其素絲羔羊之概僕二十年所寤寐而飢渴者頃雖赴召已歷卿寺僕竊恨公譬之明月之珠連城之璧也所當亟爲飾之宗廟鎮之社稷而不當猶爾踴躍散地也古來豪傑其退也如决堤其進也如繫綦僕所以於公之進未嘗不色喜而及聞其濡遲也則又未始不爲彈指而扼腕者如何如何長兒積辱公肯席而敘之不幸中歿公爲撫膺而飲恨者久矣仲兒縉稍及舉進士出令章丘語所謂失之東甌而收之西甌不知公及聞否當必爲僕鼓掌者僕今且耄矣十年曠問偶星士董生過都亭特託抱書并函三十年來詩文之刻以獻中有五言

近體詩一章蓋聞公曩日之起按察而賦之者以無他鴻鴈不及遺之以音也然董生所按公卿大擢處如掌知公於仕路升沈非所問然聞楊雲之好君平當必不甚厭其緩頰而談也不盡不盡

與王工部書

縉兒於京邑過辱昆仲通家世講之誼左提右挈而訓督之不啻骨肉而心腎也感刻感刻令兄出守政聲何如聞兄出爲南京工部尚書郎

天垂山房集卷二

八

書

或謂兄之才譬之于將當以之截盤區剗犀兕而不當置之舊都散地也斯言過矣僕竊謂金陵多佳山水而兄今過之簿書之暇褰帷讀書抑且獲與省寮招攜賦歌其間晉之顧蔡王謝之望大較竝從牛首燕磯石城新亭發之以之名當時而衰國家也如何如何江陵沒後故時卿大夫士所被執政指病而陰摧者已稍稍出而尊翁老丈僕嘗謂海內無雙者於今猶不聞驛召何也曩所聞於尊翁或屬睚眦者亦稍稍

去矣僕竊長尊翁九年况爲故執政所陰擊者鴻鵠之鍛翮而垂翅也故不復能翻飛耳然僕旣爾所欲於知已知尊翁者收而償之今猶留滯不以出殊不可曉豈尊翁之材與世眼不相入古所稱越國過都如歷塊者而彼以爲泛駕而不羈邪天生異材當必不爾太息太息適星者董生來僕固於兄不勝寥闊故於飛鳥過上林而不能不遺之以音幸勿以我爲薦書也

與黃內翰書

天垂山房集卷二

九

書

僕無似辱公文章意氣相爲襟期已而縉兒稍及附公子鹿鳴順天似屬世講之末抑已幸矣頃復聞董甥弱息又獲託筵間則愚父子綿薄竝屬門下骨肉而心膂矣然僕竊有請焉唐之文章燕許沈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而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道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劉楊之體似秀麗而復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迺若國家文章之運固不敢遽謂有韓歐

者出而區區舉子業弘治正德來亦稍稍渾融
典雅系系相望其時學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
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屢起屢墮然猶未及如近
所謂談諧軋扎甚且踰佚滌濫而放肆邪侈矣
公以先後魏科與今相公二三元老附離而起
蓋矯然日星也非諸公岿然以斯文自任鏗黃
鍾鳴大呂力爲驅天下跼蹐之音謗薄之響而
繼之古復何望乎嘗按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
獨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承之陋而其所首
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也於時新奇自喜者
竝擯不收而歐陽公之微聞也馬前遮噪而投
石唾罵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奮不顧
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嚮所
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嗟乎文
章之習與人心氣運相盛衰一二年來僕竊見
廟堂間紛紛多故矣其所繇漢之田寶唐之牛
李相爲出入固其勢然而世之飛沙走石之士
爲之狼跋其胡者鱗鱗而起抑或文運之薄爲

八卷山房集卷二

十一

七

之也諸元老執國於上而公輩翊運於下得無
所以盪滌四海之士而爲之折衷乎嗟嗟僕輩
矣無所事於世矣獨於此不能不爲扼腕而悲
拊膺而歎故爲系歎者如此願公留神焉拙刻
一十八卷偶以星者董生來敢爲附上僕之陋
不敢望古之人而其所鑠心而鑄腎者於古所
稱非六經之言不以讀非兩漢之書不以觀抑
或庶幾一二以自附於作者之堂不至於世所
稱談天雕龍而炙轂者也不知公謂然否乞賜
批竄寄示幸甚

八卷山房集卷二

十一

七

與王東臺太僕書

金同安閩還以來書問甚稀然而僕之不忘左
右當有隨明月而攬衣帶者王使君按節閩州
時僕嘗賦詩贈之篇中云云古人所稱情見乎
辭者也僕方口畫公之平生風概與潯陽宗伯
暨僕所從遊本末且期此君之來於公當爲金
河之竊謂過州里必式其廬也不然或倣古單
衣之遺而並踵之可也其以函萬壽表來歸也

僕前探之彼且第云公於其使節所嚮殊爲歛
戢僕且訝且歎訝者訝其似疑於公而歎者歎
其辭之慙而色之矜也僕三扣之又從而中導
之彼遜言面謝於公當屬知已矣故不敢以書
相聞特條漢之一切聲名之吏功名不終者爲
戒大較卽雋不疑所諷暴勝之者之略也已而
或聞再還泉州也亦稍稍覺悟且於郡中諸縉
紳先生或爲謝過不給矣頃之里中人共聞其
以事獲罪當路且被指疵褫職及再訊之或又
指其所處分公家事并及長公且至不遑嗟乎
何斯人者之不情而至於此卽如公以鄉大夫
家有不當閭里處特謚及奴亦足以無訛於法
矣何必懷驚朴擊之至是哉其歸也已三月猶
未與鄉大夫相接僕候其廬不及見已而又暇
僕之他出而過之公家事一一本末於今猶未
之聞也僕之長兒嚮嘗以房閭間或裂眦反目
郡二千石亦以聲名沾沾自喜者遂閉之獄而
死僕雖不敢怨而海內縉紳先生或共憤其殘

且酷也於今猶口之嗟乎僕聞公事語所謂談
虎而色戰不能不爲同患相戚同難相悲而獻
獻以涕者雖然僕與公亦安之而已卽如國
朝楊文貞公以勲業蓋世猶不免茲譴山且崩
江且涸日月且抱珥願公一切惟以自反厚爲
沈晦或手莊周書一死生齊彭殤處澹然超世
庶幾雲將鴻蒙者之兩相顧而笑聊以延天年
而託不朽耳如何如何業欲顧使遠候適林司
訓以移官還闕敢附千里之翻而遺之以音或
傳次公已第鄉閭其所朝夕幾諫處近古孝子
長者之旨僕不勝欣慰其以赴試京邑從石門
過敝廬特十數里不審可相聞否

與趙特峯郡守書

林近齋來獲公手書稍稍膝席而問知公道日
以克神日以王俯仰古今嘯詠泉石孟氏所謂
三樂公且兼之而僕與公無從握手爲歡者垂
四十年山川相隔三千里然夢思所嚮未嘗不
宛然衣帶而冷然眉睫間者也昌黎不云乎僕

之懸懸於公知公之懸懸於僕大較當或然矣
縉兒竊第承公慰諭然公家長君既第次復厲
行今又及孫矣兒縉京邑來歸聞長公之所以
骨肉而縉縉之者非特世之市道之交而已也
蓋席公之教推公之情而深且等於江與海者
咸戰何可言猶恨縉復縉印綬出令三齊不能
侍教長君之側耳僕少公僅再歲而髮日以禿
齒日以落其衰耗也於公大較倍之祇有胸所
負尺寸之知猶耿耿不忘耳

與徐吳江書

六書山房書卷之

十四

三

濟上來歸僕舟次津亭忽漏下二鼓矣時月明
如拭不勝攬帶之思而城門已閉况離家久恐
倚廬而望者甚亟也故遂挂席南流間題詩一
絕以寄公猶未及獻也今特呈上公之縉印綬
也四年于茲政之入人也日以深其所為聲聞
也日以流而天子之所檄召而拜司諫拜
侍御者當旦夕僕之衰遲偃蹇其所欲共公抵
掌而談膝席而歡行且日遠矣聞公鯨飲倘微

書至日僕且移舟江亭願邀湖上七十二峯之
色而共公一醉也不審公肯為北道主否

與王會泉憲副書

縉兒本書生一旦釋褐縉印綬為吏僕竊恐其
世事之不諳民情之不練春秋傳所稱尹何製
錦之患蓋惴惴也獨仗公適按節過焉譬則遺
幼子於道路間而獲慈母矣一切左提右挈非
特愚父子沒齒之感而卽如章丘吏民稍沾尺
寸竝飲公之賜也先公盛德流風僕嚮來所寤
寐於懷其生也不及握組佩紱於明天子

六書山房書卷之

十五

四

之庭而其沒也固當如古所稱鄉先生俎豆之
於其社百世不廢者公今且屬表於其墓僕雖
不聞於文然不敢不勉為斧藻頌述茲特繕寫
呈上倘獲痛加點竄而饒之石則僕之氏名抑
且與日月俱遠矣蔡中郎不云乎生平碑系之
文獨於郭有道無慙色僕於先公當或似之太
夫人簪珥間僕稍屬略非敢略也大抵婦道之
行不徹惟故古以來惟赴焚殉縉之烈始得震

耀當世其他鷄鳴以下不得不附夫與子男而旁書之矣然因言釋志其所黜次亦足自見於公孝思抑或無負也已如何如何

與鄭雲石睦州書

公之由西臺出守睦州也邑之吏民相傳公且必乘輅由廣德經茗水而賤兄弟且共攜諸子姪孫以下數十人壺漿以逆之境上已而尋聞公不果來故遂千里發使僅以書候而十數年來所依北斗望京華翹首鑱心蓋有隨公露冕

不主書卷

太

三

而南者亦僅什之一百之一而已也豈公於僕所獻貽一切不受而中所垂念白首兄弟及兒輩簞任爲之種種飛尺牘託當路者無所不至公又謂奴曰若去睦特數百里一葦可杭行且迎適邸舍爲平原十日之歡嗟乎公非語所稱慈母之失子於道而欲歔引睇者乎僕後公之書過向伯季讀之相對銜感泣下當是時伯兄以七十九齡伏枕簞者累月矣猶共指秋八九月間或爲沂江流而上伏謁郡中不意伯兄病

日篤體日尪羸卒之以重陽逝而季弟復相繼周喪矣噫乎生我兄弟者父與母而深憐且痛我兄弟者非公其誰訴哉此所以南望釣臺於今未及睹顏色膝冠蓋而纍纍枯肘也不勝悵然茲因相人者楊生歸蘭并令一候台垣楊之抱術與嚮所謂林生略相當恐亦今之許負也詩云未見君子惄如調飢不盡

與張元洲太宰書

不主書卷

太

三

僕於公之音問似亦疎矣然而古人所稱國之著祭國之典刑朝且夕於夢思之間者耿耿也頃者 聖天子採羣議逐中官及諸嬖倖所用事者并按叢所執政之席權怙寵處而追奪之其所以之抵牾因而上印綬以去者竝驛召之大較與宋元祐略相似矣而公以海內元老方其去國皎然大節僕所謂名高北斗者非佞也而廟堂之上猶未之及豈汲長孺所稱用人如積薪邪抑亦豪傑遊世固各有知不知邪不然何明月橫河漢之間而一二晨星猶不相附

也僕之犬馬之齒後公一年然亦日以衰頹矣
特於山澤煙霧之深以圖書典冊姑爲浮沈自
好耳於老驥伏櫪之嘶一切銷耗剝蝕無復他
志昔人所云翱翔四方戮力當塗已爲隔世事
矣范蜀公以七十九而驛召文潞公以八十四
而再相此則公之事也亦今中外所共仰也相
違既久相戀甚殷茲有書賈爲僕刻束髮來所
著三稿計千三百篇敢函以獻倘及塵覽少賜
批竄而教之幸甚

不孝弟楊孝二

太

三

酬蕭淳安書

僕衰且廢譬則伏枥者之蟲久矣忽辱明公手
書并厚賜因遣鄭周兩生過草堂託記學官事
間按兩生所爲狀明公之措注本末固今之彊
幹材昔人所稱千將而以剝犀兕截盤匱者不
過也邑之人百世而下行且俎豆之而僕之文
豈能爲明公重乎然覽明公書懇懇然思以名
氏挂于文字間以要不朽然則明公之意亦勤
矣僕何敢辭謹綴如別開附兩生呈上倘有不

中繩墨處伏惟明公爲我點竄而易置之幸甚

與徐吾溪大參書

僕無似獲附公通籍南官已而仕路各爲飄飛
箕之轅而粵之軫杳然不相及及罷官來垂三
十年公既秘跡葵藿煙務之深而僕又家五湖
南巖壑間所稱社而飲社而詠歌者不能也然
時時客從公之井邑州里來僕時時問訊於公
之杖屨所嚮及其邑子野老相宴遊淋漓處僕
亦時時問訊本末然則公以期願之年嘯傲泉
石徜徉鹿麋間殆亦古之福星也已頃者縣令
蕭公遣兩生鄭君周君過草堂敢附書以聞倘
借南來飛鳥之翻而遺之以音亦庶幾詩人之
所以慰予飢也

與陳大酉理刑書

僕伏跡五湖之曲五七年前忽辱尊翁五歡先
生從淮陽遣使移書并函詩文刻屬子序竊媿
五嶽先生文追西漢詩竝大曆海內搢紳所共
嚮往者久矣僕獲一言挂於其間豈非傳所稱

蠅附騏驎之足乎然寔皇悚慙汗於今不忘也
比聞憂歸幾擬倘及釋服按節入浙僕或庶幾
見之已而得除書且過閩州吳越山水之靈第
遙遙如懸旌然耳豈謂縉兒竊第南宮稍附執
事後明公出爲會稽理吳越相隔盈盈一水下
車以來明公廉白之操純明之德風流藻雅傾
動一時僕所耳熟而心醉賢豪之概蓋有畫不
忘睫而夕不忘寐者茲緣永嘉張山人之還東
海也道經禹穴且盛稱執事之好士於一切抱
九九之藝者不靳吐哺握髮廁賓客之列豈尊
翁大夫而下旣世家學脩及風流文物亦無間
邪僕所以輒不敢避未同之戒而借張山人飄
飢所嚮而遺之以音也詩人有言曰未見君子
惄如調飢不勝惓惓焉

與蕭少府書

客歲過姑蘇承公以文章襟期所嚮相爲綰帶
而膝席公殆鼓陽春白雪之曲而下里之和者
抑輒引之爲同聲若將共爲揚絲吹竹漱流泉

而裂高崖也且世之文章家鑱刻自喜往往姍
韓罵歐皆棄六籍瓦缶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
於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何如也公獨斤斤然
持達磨西來之旨而開法藏眼首揭禪宗可謂
不詭不隨而持之以正者已歎服歎服言別來
忽已匝歲公於佐郡之暇其所下帷發憤而鼓
鑄百家當什倍前聞矣不知何時再獲傾耳洗
心以聽如何如何相曠既久相念彌深茲特具
劄記伏候明教不盡所欲言

與大同胡中丞書

公按節朔方胡且款關不聞烽燧茲固明
天子之盛而公共督府所同心戮力以內戢疆
場外聲戎虜兵家所謂戰勝於無形者固有自
矣僕少繇文學起家然於兵鈴抑嘗侈心焉竊
謂縉紳大夫內則出入禁闥股肱天子外
則躍馬邊陲賈勇沙漠庶幾古之勒燕然銘瀚
海者流也間亦徒官粵徵抑嘗効有尺寸矣然
南夷特負固窟險之寇而北虜則漢以來所稱